



西
線
歸
來

德 國 雷 馬 克 著
林 疑 今
楊 昌 溪 台 譯
神 州 國 光 社 出 版

西線歸來

德國雷馬克著

林楊 疑昌 今溪 合譯

神州國光社出版

1931

西 線 歸 來



道路伸展進前，遠穿曠野風景之外，鄉村躺在灰色的光線中；樹兒沙沙作響，葉兒落着，落着。

灰色的縱隊，身穿污穢褪色的軍服，沿路一步又一步地踐踏進前。鐵鎧下沒刮過的面孔，因為饑餓與長期的危險變成憔悴枯槁，同時又被恐怖，勇敢，死滅所畫的線紋所壓縮與消瘦。他們沉默地跋涉進前；他們的沉默像從前一般：沉默地走過許多道路，沉默地坐在許多貨車中，沉默地蹲在許多戰窟中，沉默地伏在許多砲穴中——沒有許多話好講。現在他們跋涉這條回國的歸途——走向和平。沒有許多話

哦。

耨鬚的老人與年紀不到二十的，細弱的少年，同樣是同伴。他們的旁邊是他們的副官，只比小孩子大一點，但已當過好幾次夜擊的領袖了。他們的後面是已陣亡的軍隊。他們一步又一步地踐踏進前，病容，半餓，沒有軍火；連隊裏的人已經稀少了；他們的眼睛還不能了解：逃離開地獄，走上生命的歸途。

我們慢慢地走着，因為我們疲倦，同時又有傷兵。我們這一羣的兵士漸漸落後了。鄉野是嶮峻的，路若是爬向上的時候，我們從山巔上看得見我們殘餘的軍隊在前面退却着；同時我們的後面又有稠密的，無窮盡的縱隊在跟着。那些縱隊是美國兵。美軍的縱隊在夾樹的大道上傾流着，像是一條寬闊的大河，他們的兵器在上面作不斷的閃耀。但是他們的周圍躺着安靜的山地，秋色的樹頂在前進來的人潮中莊嚴地，冷淡地高聳着。

我們在一個小村中紮營過夜。翌晨我們快要動身進前的時候，兩個同伴訴說他們的痛苦。馬思·威爾從他的軍囊中取出救急包，而摸出一個體溫計。高爾薩斯毫

無困難地將牠放在腋下，但是那個除了中傷以外還有痢疾的拉特魏·勃雷耶爾却拒絕，因為他不歡喜有任何不必要的煩擾。所以我們就先去勸他。

他們倆都是狂熱的。威爾盡力再紮好他們的綑帶。他還有幾粒亞司匹靈藥丸，亦給他們吞了下去。於是我們便聚集我們的行裝。

一條兩岸垂柳的小河在我們住宿的屋後流着。沿河有一條狹徑。我們沿徑進前。高索爾在前面。剛在小徑通到大路上的地方，他突然跳回來而嚷道——

「當心！」

我們即刻舉起來福鎗，而分散開。高索爾蹲伏在路邊的溝中，準備好開鎗；約伯與特洛斯克潛身從一叢接骨木中窺望出去；威利·荷米耶爾握住手榴彈的帶子；連勃雷耶爾和高爾薩斯亦準備好打仗。

幾個美國兵沿着村路走近來。他們大笑着，一同談話着。他們是追上我們的美軍前鋒。

貝有亞多夫·米斯克一人還是鎮定的。他走進前幾步。高索爾再站起來。其餘

的亦再復原，窘迫而且羞怯，整理我們的皮帶和來福鎗的吊帶——老實說，從停戰到現在已有好幾天了。

美國兵一看見我們，突然停住脚步。他們的談話停止。他們緩緩走近來。我們退身到一個木棚邊，去掩藏我們的背部，而等着。傷兵放在中間。

沉默一分鐘以後，一個高如樹般的美國兵從他們那一羣中走出來，站在我們的面前，帶着一個手勢問候我們：『好呀，同伴！』米斯克舉手作同樣的手勢而答道：『同伴！』

緊張弛鬆了。美國兵走進前來。片刻以後，我們就被他們所環繞了。直到現在為止，我們只在他們是俘虜和死人的時候，才這樣接近地看着他們。

這是一種奇異的時刻。我們沉默地凝視他們。他們成爲半圓環站在我們的周圍；他們是又大又壯的傢伙，他們即刻顯出是常常飽食的。他們都是青年；沒有一個像亞多夫·米斯克或是費爾丁南特·高索爾那般大年紀——猜想來說，米斯克和高索爾亦不是我們中間年紀頂大的。在別一方面，他們沒有一個像亞伯爾特·特洛

克或卡爾·勃羅膩爾那般年輕——而他們倆也一定不是我們中間最年輕的呀。

他們穿着新的軍服和新的外套；他們的靴子不透水，并且又是很適合的；他們的來福鎗是好的，他們的軍囊充滿軍火。牠們是新鮮而且沒用過的。

我們一和他們相比，就全像一羣強盜了。我們的軍服被好幾年的泥土，被Argonne的雨水，被香檳的白垩，被佛蘭特爾的沼水，所漂白；我們的外套襤褸，被帶鈎的鐵線，炮屑，以及榴霰彈所扯裂；外套用粗糙的針法補綴，又被泥土，有時甚至被人血所塗漿。我們的靴子破裂，我們的來福鎗毀壞，我們的軍火幾乎完了；我們都同樣地污穢，皆已破滅，皆已疲憊。沒人能想像我們從前是那一種的人。戰爭像碾路汽機一般碾過我們。勃雷耶爾，特洛斯克，勃羅膩爾，和我是同一小學與研究班的學友；但是我們和其餘的人們已好久沒不相同的地方了，我們屬於他們。他們亦屬於我們。拉特魏·勃雷耶爾在肩帶上真的有條紋；但是我們真正的領袖却是鞋匠亞多夫·米斯克。

可是我們的周圍聚集更多的美國軍隊。方場上充滿好奇的眼睛。我們站在一個

角落裏聚集我們的傷兵——不是因為我們害怕，却因為我們是屬於一體的。

美國兵以肘互相輕撞，指着我們那些損壞的器具。他們中間一個給勃雷耶爾一片白麵包，但他并沒接受，雖則他的眼中有饑餓。某個兵士突然發出一種抑制的叫聲，指着傷兵身上的綑帶。那些綑帶是縐紙做的，而用包裹線縛牢。他們一看見我們連洋紗綑帶都沒有，那些友和的面孔便充滿可憐的表情了。

那個最先向我們說話的美國兵，現在把手放在勃雷耶爾的肩上。“Deutsche——gute soldat,”他說，“brave soldat——”

（德意志——好兵士。勇敢的兵士——）

其餘的人熱切地點頭。

*

*

*

*

我們沒回答。我們還不能夠回答哩。最後幾星期苦苦地磨難我們；我們都等着和平，却必須再去再去打仗，無目的地損失人們。但是我們并沒騷動；我們像往常那般，到最後，我們那個人數二百的連隊只剩三十二人了。於是當我們離開打仗以

後，我們所想的，所感覺的只是我們已真實地盡職。

但是現在，在這些美國兵憐憫的眼下，我們覺察到那是多麼瑣細呀。一看到這些無窮盡的，衣服整整的縱隊，我們才發現自己所反抗的，在人數與軍火兩方面都是非常不合配的。我們咬緊嘴唇而估量我們自己：一羣襤褸的人們；可悲的勇敢的殘餘；同時又是悲傷的，半餓的，生病的，可憐的；我們都有傷，沒一個是全膚的——正是因為我們實覺得一切的受苦與死滅都是徒勞的，我們底心裏便喚起一種最後的，悲哀的驕傲，假如我們還能哭的話，我們一定落淚。

米斯克從美國兵的手下縮回他的肩頭；高索爾凝視着空間；拉特魏·勃雷耶爾振作起來——我們更堅固地握住來福鎗；我們的腳膝變僵；我們的眼睛更嚴厲，我們的凝視并沒躊躇。我們再望一望我們所經過的鄉野；我們的面孔因抑制的情感而變成緊張，燒焦着的念頭再透過我們的心一次次我們所做的，我們一切的苦難，我們丟棄在背後的一切。

我們不曉得是什麼緣故；但是現在若有一句失檢的話對我們說出，那會激起我

們的情怒，不管我們本身是否歡喜，我們會突然衝進前去打仗，變為野蠻和氣急，瘋狂和迷惑——不管一切，再打仗一次。

一個健壯的軍曹，帶着一副紅潤的面孔，擠開路向我們走來。他向站在最近他的高索爾像河流一般傾出德國話。費爾丁南特退縮，非常驚愕。『他說德國話正像我們一般，』他對米斯克驚愕地說，『那麼，你以為怎樣呀？』

那傢伙所說的話甚至比高索爾更好，更流利。他說開戰以前他在特黎斯頓，那兒他有許多朋友。

『在特黎斯頓？』高索爾更口吃地問道。『我亦在那兒住過一兩年。』

軍曹微笑，彷彿是要作一次十足的認明他。他拿出一包香烟給高索爾，高索爾切望地接過來；我們中間沒一個人不願將自己的靈魂去換一支好的香烟。我們的香烟是山毛櫸葉和乾草所製成的，而甚至這種香烟還算是最上等的。伐倫丁·拉亞斷言那種普通的香烟是用海草與乾馬糞製成；伐倫丁是這種東西的鑑賞家。我們一定會吸過蒲團做的烟，並且已吸光了全個樹林吧。

高索爾欣欣有味地留戀地噴出烟來。我們豔羨地吸氣。拉亞面孔變色。他的鼻孔抖動。「給我抽一下吧，」他向費爾丁南特懇求道。但在他取到香烟以前，別一個美國兵給他一包 Virginia 的烟草。伐倫丁懷疑地望着他。他接過來，聞了又看了看了又聞，他的面孔煥發起來。隨即他勉強地將烟草送還原主。但主人拒絕，他出力地指着拉亞便帽上的徽章——便帽在他的糧袋頂突出。

伐倫丁不解。「他歡喜以烟草換你的帽章，」特黎斯頓的軍曹解釋道。拉亞更不明白。這包軟木味的烟草只換一個錫帽章嗎？這人一定瘋了。伐倫丁不肯這樣交換那包烟草。他將帽子，帽章都送給那個美國兵；而帶着戰慄的手去裝第一筒的烟管。

於是我們覺察到現在所進行的，以物換物的交易開始了。這些美國兵顯然并沒久經征戰；他們還在收集紀念品啦，肩帶啦，帶扣啦，勳章啦，以及軍服鈕等等。在交換中，我們貯藏皮皂，香烟，紫古力糖，和肉罐頭。

連我們的傷兵亦幸運了。一個美國兵——口中金齒極多，使他的面孔像是黃銅

鑄成的——急欲得到幾片染血的綑帶，爲要在故國去證明綑帶實在是紙做的。他以上等的餅乾和香烟來交換。他帶着極端的滿意，將布片小心地藏在他的袖珍本裏，尤其是那些屬於立特魏·勃雷耶爾的。那是副官真正的血。拉特魏須用鉛筆在布片上寫出地方，他的名字和第幾團部；爲要給在美國的人看看這東西并不是偽造的。但在身帶痢疾的勃雷耶爾那一方面，餅乾却是天賜的佳品呀。蒂牙頓隨即徒勞地試想勸人家去買他的綁腿帶，當做與登保將軍個人的贈品。但他的樣子太污穢，沒人相信他。

*

*

*

亞式爾·李德和士作最成功的突擊。他拿出一匣鐵十字架的獎章——他在一間已丟棄的勤務兵室中找到。一個美國人，正像他那般枯萎，帶着相同的檸檬黃的面孔，試以一個代價收買全箱。但李德和士只是從他那歪扭的眼睛給對方一個曉悟的，長的斜眼。美國人漠然地回眼，儼然是無關痛癢似的。那種在一切死滅戰爭遭遇中殘生的貿易精神，在他倆中間閃現着。

李德和士的敵手不久就看出那是無法制止了。亞式爾不被騙：他的貨品若零買，一定較爲有利：所以他將那些商品單個單個地賣光。他的周圍漸漸聚集一堆貨品，牛油，絲綢，雞蛋，襯衣，和金錢；所以到了最後，他帶着那對向外彎曲的腳站在那兒，像是站在百貨店中。

我們向他們辭別。美國兵在我們的後面喊着并揮手着。特黎斯頓的軍曹是不會疲倦的。連高索爾亦感動到老兵能夠達到的地步。他亦嗚嗚地說出些辭別的話，而揮揮他的手；但是在他，這一切還有一種惘嚇的樣子。他終於對米斯克說道：『真是正經的傢伙，呃？』

亞多夫點頭。我們沉默地走進前。

村中的人們在後面凝視我們。在一個鐵路的交叉點，看守夫的窗上有花兒。一個婦人以大的乳房哺着嬰孩。她穿着一套藍色的衣服。狗兒在我們的後面吠着。我們茫然地抽烟。

拉特魏·勃雷耶爾喫他的餅乾。我們的麵包他已喫不下去了，麵包中太多粗糙

的東西，并且拉特魏的胃太衰弱，不能夠服興奮劑。

*

*

*

*

前進，前進。現在我們到戰地救護站與軍需庫的區域了。一塊遍植條懸樹的，寬闊的公園：樹下有昇床和傷兵。葉兒落着，以紅色和金黃色蓋着牠們。

一間毒氣醫院。重病的不能走開。藍色的面孔，綠色的，蜂蠟般的面孔；死的眼晴，被酸質所喫光；氣喘的，窒息的，死着的人們。他們害怕被捉做俘虜。彷彿他們死在什麼地方，并不是不重要的。

我們試想使他們快活，告訴他們說美國兵會更優待他們。但是他們不會傾聽你。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叫我們帶他們一同走。一些還能走動的，試想跛腳跟着我們。他們不相信在美國兵未到以前，他們都會被載開。他們中間一個流血，四分鐘內便死去了。

叫聲是可怕的。蒼白的面孔在這裏露天的光線下，彷彿是非常不真實的。但是鬚鬚最可怕。僵僵地突出，奇形怪狀，在沉陷的牙床上生長着，繁茂着，像是一朵

黑菌，越受灌溉與繁茂，越枯萎與憔悴。

有些重傷的兵士伸出灰白色的瘦削的手臂，像是孩子一般。『帶我一同走吧，同伴們，』他們懇求道。『帶我一同走吧，同伴們。』他們的眼窩中已潛伏着深沉的，奇異的影子，瞳子在陰影中辛苦地掙扎着，像是沉溺的東西一般。

其餘的是安靜的；他們目送着我們，到他們的眼睛看不見的地方才罷休。一個翻轉身。他伏着，他的頭埋在雙臂中。或許那是因為他不願意看見我們，或許只是因為他的臀部中彈，而必須這樣地躺着。

*

*

*

*

叫聲漸漸低微。道路勞苦地逶延進前。我們帶着好一批的東西；雙手空空地回去是永遠不行的哦。雲兒懸在天上。當天下午，太陽穿雲而出；葉兒稀疏的樺樹反映在路邊的雨水潭裏。柔輓的藍霧濛着樹枝。

當我低着頭，背着包裹在路邊走着的時候，我看見雨水潭中一個明亮的，絲般光滑的倒影。影子在這些偶然的鏡子中比真實的樹更清明。牠們在別一方面得到別

一種的明亮。這個褐色的雨水潭中埋入了天空，樹兒，深淵，以及明亮；我突然戰慄。在好幾年中我第一次再覺得某種東西還是美麗的，牠們單純是美麗而且純潔的；在這個雨水潭的倒影之前，在這一陣戰慄中，我底心跳了起來。曾有一個時辰，這一切都失掉了，現在我第一次再覺到牠；我再看見牠；我完全了解牠：牠是和平。從前全不減輕的重量，終於舉起了，某種未知的，新的，已飛去了；和平，白色的和平，抖動的地平線，震顫的期待，初瞥，預覺，希望，褒揚，危急：和平呀。

我突然驚慌，望望周圍；在背後的昇床上躺着我的同伴，他們還在叫着。和平已到了，可是他們却必須死去呀。我欣喜地戰慄着，並不自愧。這是奇異的。

戰爭不斷的復發，就是因為沒有一個人完全感覺到別人的受苦嗎？

*

*

*

*

在比利時的時候，我們有一次被人家從屋後射擊。

我們猛攻房子的園場，只找到一些丟棄的，德國步兵鎗。這些鎗若不是被丟棄